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東坡志林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胡騰蛟

子部十

東坡志林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東坡志林十二卷宋蘇軾撰陳振孫書録解題載東坡手澤十卷注曰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志林者也今觀所載諸條多自署年月者又有署讀某書書此者又有泛稱昨日今日不署何時者蓋軾隨手所記本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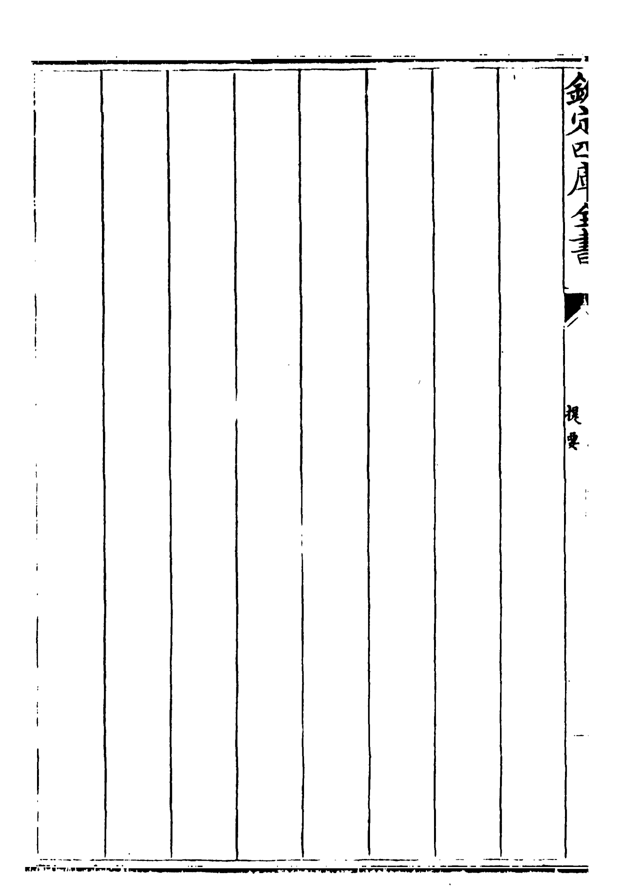
著作亦無書名其後人裒而録之命曰手澤而刋軾集者不欲以父書目之故題曰志林耳中如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顔平原死不忘君握拳穿掌四語據東坡外紀乃軾謫儋耳時醉至姜秀才家值姜外出就其母索紙所書今亦在卷中自為一條不復别贅一語是亦蒐輯墨迹之一證矣此本十二卷較振孫所紀多二卷葢其卷帙亦皆後人所分

故多寡各隨其意也乾隆四十五年二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東坡志林卷一

宋 蘇軾 撰

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解吾詩八陣圖詩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人皆以為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讐故恨其不能滅吳非也我本意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耳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凡

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此真書生習氣耶

韓退之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書九月柿葉赤而實紅則退之詩乃謂此也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石介作三豪詩其畧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而杜

默師雄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一篇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惡争名且為介諱也吾覸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公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

論風氣養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云蘇子卿齧雪啖氊縮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窮居海上而況洞房綺縠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記之

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齊已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隅簾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既近凡而字無法真亞棲之流近

見曾子固編李太白集後謂頗獲遺亡而有贈懷素草書歌并笑矣乎數首皆貫休齊已辭格二人皆號有知識者故深可怪如白樂天贈徐凝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此不足多怪

元祐元年余為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白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窻東

通騎省與李常侍寔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寔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嘆也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為卑弱文選序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偽而不能辨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强作解事者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為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暴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為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諸如此類甚多不足言故不言也

玉川子作月蝕詩以謂蝕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固俚說以寓其意

也然戰國策曰日月輝於外其賊在於内則俚説亦尚矣

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駿如牛頷下垂胡側立倒項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駿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云肉駿碨礧連錢動當作肉駿

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抑不知孰是時琯臨敗猶欲持重以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馬得附書

與我軍留待明年莫倉卒又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
杖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平内難又
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策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
海客身長九尺須眉蒼此張鎬也明皇雖誅蕭至忠
然常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
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及出塞云
我令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
躍馬三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

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投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葢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祿山盡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故人董傳善論詩嘗云杜子美詩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余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為獨苦豈獨畫哉

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

為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爲留猛士守未央謂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子美自許契與稷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髙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别有事在也

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

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葢悲之也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葢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今日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花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為在父没之後董卓既誅伯喈方遇禍今此詩乃云為董卓

所駈虜入胡中尤知其非真也葢擬作者疏畧而范煜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簟也梁簡文荅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杖引

元豐七年十二月浴泗州雍熈塔下戲作如夢兩闋云

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擺脱世間一切此曲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馴後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為之名

舊讀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昨

日復遊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畧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百餘年已有遲留之語則此魚自珍貴蓋久矣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得如此壽耶

冠元弼言去歲春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

帶研光帽帽上簪花舞香山一曲曲未終花皆落去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於蠹壞景鐘石鼓益堅古人之為不朽之計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粗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為漢武諱巫蠱之事疾之如仇讐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為巫蠱之魁何以責

其下此最可笑云

陶靖節云倚南窻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軒以容安名之

劉聰聞當為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今年吾當詣廣陵暫與子由相别至廣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詣梓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致

仕築室種果於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知此願遂否言之悵然也

韓魏公在中山狄青為副總管陳薦為幕客今魏公之子師朴出鎮而青之子詠薦之子厚復踐此職亦異事也

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操不娶無子曰我罪人也東坡曰有猶子乎曰有東坡曰魯山道州乃前比也輔之一笑曰賴古多此賢陶彭澤不解事恐饑作此

詩意古賢能飽人輔之今為丹陽南郭人

朱氏子出家小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尹皆願出家照僧師守素乃參寥弟子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人誦余赤壁賦鏗然鸞鶴聲也不出十年名聞四方此參寥之法孫東坡門僧也

柳公權論研甚貴青州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曉其語此研青州甚易得凡物爾無足珍者葢出陶竈中無潤澤理唐人以此作羯鼓鞚與定州花瓷作對豈研材

乎研當用石鏡當用銅此其材本性也以瓦為研如使鐵鏡耳人之待瓦研鐵鏡也㣲而責之也輕粗能磨墨照影便稱奇物其實豈可與真材本性者同日而語哉

蘄州龎君安常善醫而聵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非異人乎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此叟蓋

自知頭方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三兩日已為少正卯所圖矣

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掌

郗嘉賓既死出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屬其門生曰若家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余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嘉賓以父之故而不匿其惡名

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賔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賔與桓温謀畔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嘉賔之不忠不待誅絶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温述怒排坦之曰汝真痴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温之禍使郗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閒然矣子由之達葢自幼而然方先君與其篤好書畫每有所獲真以為樂唯子由觀之漠然不甚經意今日有先

見固宜也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箬笠放浪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覺有病或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

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泗洲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云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陌史西域傳乃有何國

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弔余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别沈問所往荅云當與蘇子瞻同往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余以為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

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東坡志林卷一

東坡志林卷二

宋 蘇軾 撰

若稽古其訓曰順考古之所謂若今之所謂順也古之所謂誠今之所謂真也非以若易順誠易真也曰惠亦順也方虞書時未有云順者也

班固有云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勢刼摧吕禄以

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東坡先生曰當是時寄固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以功臣子而與國賊游且相厚善也石碏之子厚與州吁遊碏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鄘商之賢不及石碏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為洗賣友之穢固之於義陋矣

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臺所彈乃乞追服乃知蟹匡蟬緌不獨成人之弟也

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母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爾遠耶余謫居於黄而壽昌為鄂守與余往還甚熟余為撰梁武懺引者也

郗超雖為桓温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為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焚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此則悉與温往返密計

愔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碏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晝地為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鰕輒買放生

以是破家後遂盗官錢為放生之用事發坐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即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澹然無異色乃捨之遂出家得法眼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見市曹以度之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脩行吾窜逐海上去死地稍近當於此證阿羅漢果

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為隣人認所著履麟士

笑曰是卿履耶即予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柳宗元敢為誕妄居之不疑吕温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道于永者必呱呱然雖子產不至此温何以得之其稱温之弟恭亦賢豪絶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為裴延齡壻者乎宗元與伾叔文交薿亦不羞與延齡姻也

恭為延齡壻不見於史宜表而出之見宗元文集恭

墓誌云

元符三年八月余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葢童子也自言十二歲齋居脩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居州城東南六七里佛兒嘗賣菜之東城見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斷肉余言勿作此念衆人難感易流老人大喜曰如

是如是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為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為首

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以比胡廣則糞土有時而不幸

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所得者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住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良久以偈荅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真廟時人也

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吕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至以為唐時有自平宮中偶讀玄宗實録有宮人吕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葢云自平宮中吕太一故下文有

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為人所笑也

子由為人心不異口口不異心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近日忽作禪語豈世之自欺者耶欲移之於老兄而不可得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死生可以相待禍福可以相共唯此一事對面相分付不得珍重珍重

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陵曰公自難識若曹劉沈謝輩闇中摸索亦合認得誠哉是言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絶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名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詣揚州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而死肢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云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既而喪至予以謂徐生髙世之人義不為煬帝所汚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葢聊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

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真人肯置之齒牙哉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太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禄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娱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

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唯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子内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沈潛剛克古之達者葢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為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

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為內熱蠱惑之疾女為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為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為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讀左氏書此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烏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烏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鷇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

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為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為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烏雀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烏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為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爾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

此語有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葢戲云爾又不自以為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語云平生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退之又不能為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僕嘗謂退之畫記近似甲乙帳耳了無可觀世人識真者少可嘆亦可愍也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畧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

飯賢愚相遠如此安上言吾子似快活未知孰賢與否

與朱勃遜之會議於頼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為主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鬷蔑一言得其為人予於遜之亦云然

漢武帝遣韓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穆違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

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東坡先生曰士有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信也

子由作栖賢僧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也僕當為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

予他日入山不為生客也

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不類太白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為厠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太白則其人心疾已久非特厠鬼之罪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事也蕃僧最貴中國紫衣

師號种世衡知青澗城無以使此等輙出牒補授君子予其權不責其專也

周禮有金錞國語有錞于丁寧蕭齊始興王鑑嘗得之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出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清響如雷良久乃已記者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古器形制不可復得其彷彿甚可恨也

樂天行張平叔戸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吾坐而決事

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

主計益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

法至為剗剥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

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

余來黄州聞光黄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詞固不可

觧而其音亦不中律吕但宛轉其聲高下往返如鷄

唱爾與朝堂中所聞鷄人傳漏微有所似但極鄙野

爾漢官儀宮中不畜鷄汝南出長鳴鷄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鷄鳴又應劭曰今鷄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鷄鳴是也顔師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說今余所聞豈亦鷄鳴之遺聲乎今土人謂之山歌云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脩身可以免罪荅曰子宜置一卷歴旦晝之所為暮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

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東坡志林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志林卷三

宋　蘇軾　撰

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為三歸之臺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然者也雖然管仲之

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摇撼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荆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

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余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左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常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

載不蠲之惑也耶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明甚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載而吾先師與蒙其詬自兹一洗亦古今之快也

蔿賈論子玉過三百乘而卻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將以多為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善是用多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符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

之兵或能戒懼而可不敗耶

晉惠帝為太子衛瓘欲陳啓廢立之策而未敢發會燕凌雲臺瓘託醉跪帝前曰臣欲有所啟欲言之而止者三因拊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曰公真大醉賈后由是怨之此何等語乃於衆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者耶以瓘之智不宜暗此殆鄧艾之寃天奪其魄耳

晉武帝欲為太子娶婦衛瓘曰賈氏有五不可青黑短

妬而無子竟為羣臣所舉娶之竟以亡晉婦人黒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為娶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其惑於衆口則顛倒錯謬如此俚語曰證龜成鼈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云證龜成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況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者耶

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為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

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意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所以相服初不以成敗言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清狂不慧者耳烏能為惡既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

二百人者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史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數賀之惡可盡信哉

匈奴圍漢平城羣臣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强弩傅兩矢外鄉徐行出圍孝竒注全兵云惟弓矢無雜仗也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死不得與我行此危事也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為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照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别駕不然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為明主誅而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乃知本初孟德所以興亡者

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君必異之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爾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祖為

趙王置貴彊相獨周昌為可高祖用其策堯竟代昌為御史大夫吕后殺趙王昌亦無能為特謝病不朝爾由此觀之堯特為此計覬代昌爾安能為高祖謀哉吕后怨堯為此計亦抵堯罪非特不能為高祖謀其自為謀亦不善矣昌謂之刀筆吏豈誣也哉

荀卿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氷生於水而寒於水世之言弟子勝師者輙以此為口實此無異夢中語青即藍也氷即水也釀米為酒殺羊豕以為膳羞曰酒甘

於米膳羞美於羊豕雖兒童必笑之而荀卿以是為辯信其醉夢顛倒之言以至論人之性皆此類也
西漢風俗諂媚不為流俗所移唯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簡然作衛青傳不名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謂之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甚衰吾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其意在此也而答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

論之

唐太宗時雉數飛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余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即謂之寶猶得白魚即自比武王此諂佞之甚愚瞽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

讖馬野鳥無故數入宮此正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猫虎之尸誰當為之置鹿與女誰當為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喪老物黄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戲之道也

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譬之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

蓋為是也

唐高祖起兵汾晉間時子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

河東護家高祖起兵乃密名之隋購之急建成元吉

能間道赴太原智雲幼不能逃為吏所誅髙祖以父

子之故不能少緩義師數日以須建成等至乎以此

知為秦王所逼高祖逼於裴寂亂宫之事不暇復為

三子性命計矣太宗本謀於是時借隋吏以殺兄弟

其意明甚新舊史皆曲為太宗潤飾殺兄弟事然難以欺後世矣建成元吉之惡亦孔子所謂下流必歸歟

吾先君友人史經臣彥輔豪偉人也甞言黄霸本尚教化庶幾於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攫小數陋哉潁川鳳凰盖可疑也霸以鶡為神雀不知潁川之鳳以何物為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恵施徳下

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我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妄也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辯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

蒙詬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𢮿迹以求利均以為佞佞之為言智也太史公之論微世無曉者吾是以䟽之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為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説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讓舜則不輕

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緐之矣世祖誠知揖遜之水尚汚牛腹則干戈之粟豈可涸夷齊之口乎於以知聖人以位爲械以天下爲牢廡乎其不驕士矣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證西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

窮姦極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云鯀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族哉由此觀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爾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矣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

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減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

呼悲夫戒哉跡而不漏可不懼乎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無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儀又非楚之臣為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特無所獲喪已不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

楚因讀晁錯傳書此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食足兵强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樂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其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

國策書

劉禹錫既敗為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以為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宫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與梁冀比舍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監國王豈可同年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為比以此知小人為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

之要地乎因讀劉禹錫傳有所感書此

東坡志林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東坡志林卷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胡騰校

東坡志林卷四

宋 蘇軾 撰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嘗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十月為正㽔十月乃今之八月爾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

天下甘石何意諂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楚孝王囂疾成帝詔云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東平王不得於太后元帝詔曰諸侯在位不驕然後富貴離其身而社稷可保皆與今論語孝經小異離附離也今作不離於身疑為俗儒所增也

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人悲哉世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濤之敗秩有力焉次律云曳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挾區

區之辯以待曳洛河跡矣

先友史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先子同舉制冊有名蜀中世所共知流子疑者其弟也流才氣絶人而薄於德彥輔才不減流而篤於節義博辯能屬文其思子臺賦最善大畧言漢武晉惠天資相去絶遠至其惑則漢武與晉惠無異竟不仕年六十卒無子先君為治喪立其同宗子為後今為農夫無聞於人流亦無子哀哉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余嘗疑之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為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書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矣當更徐考之

司馬相如歸蜀臨邛令王吉謬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者謝吉及卓氏為具相如又稱病不往吉

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為率錢之會爾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諭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矣諂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真所謂小人也哉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三萬人嘘枯吹生亦兆黨錮之冤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公洶洶都邑安得而不敗殆非浮屠氏之福也

昔先友史經臣彦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潤州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迹余感之賦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

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與廣武嘆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廣武古戰場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志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為豎子乎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没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

宰相没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某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耳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况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元祐三年興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吳育上即日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

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材之主也

張舜民言永洛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稷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人若能保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哀哉舜舉中官也將死以敗紙半幅書其上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付一健黠者閒走以聞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後云臣稷千苦萬屈上為一慟然以見二人之賢不肖

方李憲用事時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為執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充至令妻執板而歌以侑中正飲若此類不可勝數而彭孫本以刼盜抬出氣凌公卿韓持國至詰其第出妓飲酒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常為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其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我不太甚乎孫在許下造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役之予時將乞許覲至郡考其實斬訖乃奏會除潁州而止

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中途作詩二絶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砍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為轉運判官李察所奏得罪貶郴州監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返西人從城上問官軍漢人兀㩮否或仰而答曰兀㩮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慚為兀㩮也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鬷為三司副使疏決河北囚徒至定州瑋謂鬷曰君相甚貴當為樞密使然吾昔為秦州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貨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為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為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適足以驕惰吾民今又欲以此戮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必為中國患其當君

之為樞密時乎盍自今學兵講邊事畯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畯與張覲陳執中在樞府元昊反楊義上書論土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之畯之孫為子由壻故知之

元祐二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為樞密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契丹於虜帳中見高麗人私語本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來之意樞密使李公惢因而迎合

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極遣商人招之天下知非極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不足道也

前日見邸報范景仁乞上殿不知其何為也近得其姪伯禄書云景仁上殿為定大樂也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乃以功成治定自薦於樂則新法果便也

揚子雲言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觀之揚雄之言可謂謬矣

今日見王鞏云張安道向渠說蘇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或似之然不若融之蠢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輕決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漢室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為蠢哉

孔道輔為御史中丞勘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相程琳道輔既得其情矣而退傅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

中之上使道輔送劉子中書士遜屏人與語久之時臺官納劉子猶得於宰相公廳後也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曰公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公不至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上大怒既貶琳亦黜道輔充州道輔知為士遜所賣感憤得疾死中路元祐三年五月三日聞之蘇子容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之

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

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祖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李士衡之父既以豪恣不法誅死士衡方進用王欽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真宗論時文之獘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禮法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為贈告曰世有顯人上頷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歐陽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仁

宗欲率百官朝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某先君奉詔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文忠公公曰文正公寔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為正今日偶與客論此事夜歸乃記之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為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事亦未易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

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葢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況欲獘所持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談也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為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亦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

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郭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深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敵江南西蜀獨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爾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害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敵固為安全但恐扈駕之士路中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略似邳彤皆一代雄傑也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而孟子亦自忘此言為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漢武帝無道無足觀者唯據厠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長孺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據厠見之正其宜

也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久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為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

矣元符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子雲過子言此負薪能
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東坡志林卷四

東坡志林卷五

宋 蘇軾 撰

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而嘆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

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蟲食麥葉不食實適會金部郎中張元方見過云麥豆未嘗

有蟲有蟲蓋異事也既食其葉則實自病安有不為害之理元方因言子方蟲為害甚於蝗有小甲蟲見輙斷其腰而去俗謂之旁不肯前此吾未嘗聞也故録之

揚州芍藥為天下冠蔡繁卿為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枝既殘諸園又吏因縁為姦民大病之余始至問民疾苦以此為首遂罷之萬花本洛陽故事亦必為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為留守始置驛貢

洛花識者鄙之此宫妾愛君之意也蔡君謨始加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彦國歎曰君謨乃為此耶近者余安道孫獻策榷饒州陶器自監榷得提舉死焉偶讀太平廣記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為嘉興乍浦下場雜鹽官侮慢廟神以死以此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

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猢孫作人狀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猢孫不知為猢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為記之又見淮東提舉黄寔言

見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鋌夷人皆折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也恐北人有覘者以為真耳由此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人蓋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人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為異時可使牽制北人豈不誤哉今日又見三佛齊來貢者過泗州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睢盱船中遂記䴉孫弄人語良有理故并記之

王旟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

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救子飛懼遂不施予以為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服藥不應有效藥有效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為二豎子李子豫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為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施人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如趙抱一徐登張元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黄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者甚衆然卒亦病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黄白有餘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之而人不見舉耶不知古所記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

云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劒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才傾一盞便醺人裴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抛青春亦是酒名也

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辟入梅山溪洞中説諭其首領見洞主蘓甘家有神畫像被服如士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知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

豈可名哉叩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公師中誠之也誠之常為提刑權知桂府爾吾識誠之知其為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獠乃爾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耳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荆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也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

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没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没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没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嘆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

孫卿子書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言成相莫曉其義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一篇則成相者蓋古謳謠之名也疑所謂鄰有喪舂不相及樂記云治亂以相訊也亦恐由此得名更當細考之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説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説以觧之是以其學多説常與劉貢父食𩎟筋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三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怪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貢父言記之以為後世君子一笑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偶讀嵇中散琴賦云閒遼故音痺弦長故徽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敊聲也敊音鮮出羯鼓録兩絃之間遠則有敊故曰閒遼絃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絃虛而不按乃可按故云絃長而徽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爾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

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爾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又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耶其餘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耳

晉武帝探策豈亦如籤也耶惠帝不肖得一蓋神以實告裴頠諂對士君子耻之而史以為美談鄙哉惠懐愍皆不終牛繫馬後豈及亡乎

蕭子雲嘗答敕云臣皆不能賞拔隨時所貴規模子敬

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乃見勑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法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又見齊史本傳令閣下法帖十卷中乃有衛夫人與一僧書班班取子雲此文具偽妄可知也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

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煙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誤為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為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為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

石上深不及二寸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果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應為靈異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擊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刼盜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者及亦不免矣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去

青神二十五里

眉州人任達為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沿池砖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清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皆踴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為蛟龍所取此殆是爾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念精誠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爾

吾昔為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内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師為守奏封山神為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為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旛飛舞彷彿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

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吾復為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昨日讀隋書地里志黄州乃永安郡今黄州東十五里許有永安城而俗謂之女王城其說甚鄙野而圖經以為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吳國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

昔吾先君夫人僦宅於眉之紗縠行一日二婢子熨帛

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甕中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乃已人以為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之問者聞之欲發焉會吾遷居之問遂僦此宅掘丈餘不見甕所在其後某官於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丈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某疑是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發也某愧而止

眉之彭山進士有宋籌者與故𠫵知政事孫抃夢得同

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下有𦘺堠云毛女峰者見一老姥坐堠下鬢如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迹孫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亦怪其異而莫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掛鞍盡以予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往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頗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

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龐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龐為朝官而兆已死矣予來黄州鄰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龐而加以鍼術妙絶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所以寄論於目睫也耶龐安常皆不以賄謝為急又頗博物通古今此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余偶患左手腫安

常一鍼而愈聊為記之

歐陽文忠公嘗言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唇不著齒余亦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今日見提舉陳貽叔云舒州有醫人李惟熙者為人清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暖者菱開花背日芡開花向日故也又云桃杏花雙仁輙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舊說草木花皆五出惟梔子

與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桃杏六出雙仁皆殺人者失常故也木石之蠧者必不沙爛沙爛者必不蠧而能浮不浮者亦殺人余嘗考其理既沙爛散則不能蘊蓄而生蟲瓜至甘而不蠧者以其沙也此雖末事亦理有不可欺者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於饑困不能皆全棄之道左空塚中而去歲定還鄉過此塚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於未棄

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塚中空無有惟有一竅滑易如𧈅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塚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蟄燕𧈅蝦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載蝦蟆也法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父喜携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余言蓋嘉祐六年也

石普好殺人以殺為娛未嘗知其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於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為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為喜慍吏微笑曰此兩

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近聞黄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康叔守鄂州某以書遺之乃立賞罰以變此風而黄之士石耕道雖椎魯無他長然頗誠實喜為善乃使率黄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連書其出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輙少遺之若歲活得百箇小兒亦

閒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東坡志林卷五